

# 帶著相機與毛筆去旅行

## 評介吳玉成的《found》與《寫字》

陳水財 ◎ 藝術家



**found：吳玉成攝影集**  
吳玉成作 / 士詠藝術  
10205/218 頁 / 23 公分  
70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868434110/958

《found》與《寫字》，是吳玉成分別於 2013 及 2007 年出版的書，一為攝影集，一為書法選；兩者質性不同，擺在一起看，是為窺探兩者之間是否有著隱微的關聯。

### ◆ 當影像成為語彙

《found》是吳玉成的攝影集。但也令人疑惑，它是一本攝影集？還是一本詩集？我閱讀的是影像、還是一本書？從閱讀的感受，《found》似乎比較接近以影像書寫的詩集。

《found》裡的影像，來自長達二十多年的影像資料庫，時間從 1992 到 2012；影像的背後，是一個足跡飄忽的旅人，跨越了他生命最精華的青壯時期。吳玉成說，「甚麼都在數位化的時候，印攝影集需要一些理由。」

的確，在影像爆炸的時代，許多人把相片存放在電腦裡，已不再沖洗出來了，更不必說印成書！出書是為「留作品享師友、愛書成癡、中年危機……」，這當然是想出來的理由；旅行是一種尋覓，數千幀影像裡積存了二十多年的人生，檢視這趟人生行旅，重新建構為一篇生命敘事，恐怕才是《found》成書的真正理由。

旅行，其實不在於你攫獲甚麼，而是你到了哪裡；腳走到了哪裡，心走到哪裡。腳會走老，臉上會多了風霜；二十年的時間足夠改寫一個人的臉、重新刻畫一個人的心，讓「心與眼的脾胃變了」。《found》裡的影像，最早是印度（1992~1994），是對印度濃厚異國調性的驚豔；其次是旅英時期（1995~1999）的格拉斯哥（Glasgow），是對城市格調與高緯度城市光線的好奇；隨後是巴塞隆納、東亞、北京、上海、雲南、卡地夫……等，而臺灣最晚入鏡。二十多年行旅的影像在《found》中重現，影像因其敘述脈絡，重新顯現其意義。

印成書頁的攝影，尺幅小，且經過重重後製，便已失去做為「作品」該有的質地；



另一方面，當旅行影像成爲後設資料，影像的質性即已轉化，成了一種「語彙」。羅蘭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稱攝影爲「沒有符碼的訊息」（messages without a code）。一幀影像，猶如一團訊息，提供資訊，卻沒有一套自身的符號系統。《found》以影像作爲「語彙」來書寫，這本集子成了一篇生命敘事。他在〈攝影展小記〉中提到，「長時關懷嘗試的庫裡裡搜索／並置中看到連字成句的詩意／這眼看機框的景／說的是心」。在〈尋·旅〉中，吳玉成說，「不知何故，最後階段，再次在像本裡翻找，回憶比美照多。旅行、家人和朋友，二十幾年似乎就在指間流過；許多曾經都模糊了，除了影像，故事的前前後後已記不得了。」其實，以*found*作爲書名便已說明了這種情況；《found》是一篇重新尋覓、發現的生命敘事。是否總要倦遊歸來，才可以忽然看見自己？這是否也可以用來說明何以《found》裡的臺灣影像的拍攝時間較爲晚近的理由？

### ❁ 咀嚼影像 咀嚼人生

《found》似乎不完全是要求別人理解，比較是作者之建築人生旅程的思索與呈現。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，尋覓自己的路徑，尋覓自己觀照生命的角度，試圖去開展一種視野，將單純的紀錄影像，轉移成一種有著敘述性能力的文本與論述。影像的感性質地，某種當初無法立即被領會的震懾，被長期貯放在他的資料庫裡，彼此催化連通，重新書

寫成了一種渴望——爲了釐清自己的方位，也試圖超越光影效果，介入現實、形成觀點。《found》名爲攝影集，實非攝影集。

以影像書寫，《found》裡「詞彙」變得渾沌；而在敘事的脈絡下，語意也顯得遊移不定。我們或已習慣在文字行間，找尋相對明確的意義；面對影像，即是面對新的句型和文體，閱讀的方式改變，意涵則難以捉摸，而歲月就在其中流轉。影像也讓閱讀變得機敏。影像與影像之間是一大片留白，既無介係詞，也沒有時間序、地區序；並置的影像可以被看到，也可以被略過，而真正的意義卻閃爍在留白處，更適合去尋覓、更適合去發現。作爲一本「影像書」，《found》開顯的不只是影像本身的意義，更多是從影像的縫隙中滲出的味覺。

吳玉成畢竟是建築人，眼睛的癖性是用來關切建築與都市的，街道、牆面、街廓、建物表情與構造，乃至都市容貌、以及所有「人化」的風景或物件，都在他的觀景窗關切範圍之內，建築味覺濃厚。大多時候，他注視市街的容顏、建物的表情，尋訪每一個都市的角落；在老街裡發現歲月、在建築體上聽見樂音、在車窗上窺見雪中的市街、在帷幕牆裡望見雲彩、在新舊對比的臺灣街景中清理「電流」駁雜的音訊……。吳玉成的機框中有矩度，但也偶而逸出矩度、或在矩度中，拾得一些詩意與閒情。十二月的卡地夫冷冽的光影（*neer Liandaff Cathedral 2010*）、冬陽下的印度街景（*Jaisalmer 1994*）、格城週

末市集的閒適（Saturday fair at Glasgow green 1996）、雲南梯田的水墨筆意（stepped fields in Yuenyang 2005）……，當然，在他的建築味覺中，靜謐或吵雜、詩意或閒情，無非都是對人造環境的關切。

《found》是一本關於建築的集子，是一本建築人的人生行旅，也是一本建築人以影像寫就的詩集。

### ✿ 筆鋒下的情性

《寫字》，吳玉成 2007 年出版的書法作品選。我當作一本書來讀。因為《寫字》中有字、有詩，當然也有書法。字，大半認得，部分讀來有點費力；詩，很喜歡，洗滌心性，一身輕爽；書法，慢慢品味，感受筆鋒下的游移、猶疑與酣暢。

稱書法為「寫字」，吳玉成除非別有用心，便是故作輕鬆狀。他說，「學寫字很久了，想突破很久了；但光是想、沒動手也很久了。」想突破，就不會是輕鬆的事，把書法說成寫字，似乎是反其道而行，暫且把嚴肅的課題放一邊，在無求的狀態下，忘卻拘絆，享受一下自在。

文人論筆墨，向來不以技藝的觀點看待，而傾向於提高到品格、修為的層次，書法自不例外。書法以高度的概括性表現出純然的形上特質；所謂字如其人，在一筆之間可以見出畢生修為。修為，其實顯現在人與筆鋒、墨水、紙張間的折衝迎拒之間。閱讀書法，即是閱讀隨著筆鋒遊走的字跡，也閱

讀字跡裡的情性及溢出字跡外的心緒。吳玉成的修為、情性、心緒是否也映現在《寫字》中？

《寫字》是一冊雋永的集子，保留著書法的質地。摺頁，是爲了呈現作品比例規格；字幅的裁剪印刷，是爲了呈現原作的真實尺寸；跨頁與留白，是爲了保有作品的韻致原貌。編排，當然也是《寫字》的一部份，在精心的策畫下，更爲可讀可賞。

開卷第一幅，書寫李白〈山中問答〉，「問余何意棲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閑；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」李白詩風自由放浪，充滿快意，讀起來有種飄飄欲仙之感。蘇東坡的「白汗翻漿午景前，兩餘風物便蕭然，應傾半熟鵝黃酒，照見新晴水碧天。」寄妙理於豪放之外，詩風行雲流水，平淡中有深美。冊子中書寫的都是吳玉成最喜愛的詩句，其實，說的也是他的心情。選擇自己喜愛的詩詞，映照自己的心境，書風與詩風相互映襯，的確讓人心脾順暢。

### ✿ 僻靜的心情角落

吳玉成說生活太忙碌，書法只能當作閒功課，「偶而周末有個一兩小時讀詩、磨墨、寫字，學習不求有功，單單享受寫的快樂。」讀詩、磨墨、寫字，在生活的隙縫中，躲進詩堆與墨池中，尋找僻靜的心情角落；對吳玉成而言，「寫字」也算是一種奢侈，一種放縱自己的方式。

《寫字》全爲行草。吳玉成近年只寫行



草，認為行草最能貼近心意，要從新面對筆的屬性與書法線條的表現，感受到心手唱和的自由。行草介於行書和草書之間，書寫速度較快，筆劃相互連接，運筆更為流暢、活潑，往往筆斷意連、互相映帶照應，鬆緊正斜，氣勢也更為連貫，更能凸顯書法行氣。這些特點合乎吳玉成的脾性；在文字與表現、矩度與抒放之間，心手唱和，是一個穩當的平衡點。

在李白詩句「輕舟泛月尋溪轉 / 疑是山陰雪後來」中，裁剪兩句中間的「溪轉疑是」四字；在蘇東坡「黑雲翻墨未遮山 / 白雨跳珠亂入船 / 捲地風來忽吹散 / 望湖樓下水如天」中，也裁剪詩末的「下水如天」四字。兩者皆以原作品尺寸另頁印出，以作參照。用意應在力求彌補印刷品與原作間的落差；原尺寸的呈現，就欣賞的角度而言，固然仍有載體——筆墨 / 印刷——的不同，但筆鋒的蹤跡或墨韻的暈滲等藝術質地的感受度也相對提昇。但文字的擷取方式卻頗堪玩味。「溪轉疑是」與「下水如天」，跨句擷取或斷章取字，詞意難解；寫字與詞意脫鉤，轉向純美學的關切，也讓《寫字》的書法韻味更濃，詩意更深。

書法作為一個獨立的美學範疇，似乎註定無法擺脫文字的糾葛，離不開「文字障」的宿命。離開文字，書法將成何物？任意擷取文字片段，抹去文字義，原寸複製的方式，在集子中頻頻出現。《寫字》試圖以後製的手法，彰顯書法筆意的獨特審

美特徵，應該是解放書法本有的生命力的另一番用心吧！

在僻靜的心情角落，吳玉成讀詩、磨墨、寫字，也悄悄的探討書法的可能性。書法藝術源遠流長，歷代名家輩出，所建立的矩度很難逾越。他說「書法裡許多創新嘗試或者和當代視覺文化有關；渴求新的視覺經驗、希望跨領域；向稚拙靠、希望去菁英化。各種嘗試都寶貴，都讓此領域更豐富；我選擇老實的寫，只為了自己的愛好。」他強調有感才下筆，它不是焦慮的寫，而是老實的寫、閒適的寫、不慌不忙的寫。他優遊在法度之中，探索書法的底蘊，寫出典雅，寫出一點書卷氣；是散懷抱，而非積塊壘，和他的生命質性相一致。生活的暇隙中，筆者拿《寫字》來閱讀，也用來欣賞，補充一點日益匱乏的靈氣。

### ✿ 矩度中的生命調性

吳玉成主修建築，研究領域是都市設計，總是隨身帶著毛筆與相機。如果書法可以與一個人的品格修為齊觀，探索書法其實也是探索人生；另一方面，旅行積累觀點的高度與厚度，鏡頭也隨著生命觀點開展。藝術映現人生，人生也在藝術中趨於澄澈、深化、開闊。相機與毛筆，吳玉成的隨身配件，物質屬性雖異，卻都映照出相同的生命調性。

「旅人有不一樣的心！出門充滿了期待。」提筆寫字何嘗不是；筆鋒要如何遊走，

書寫的人不一定知道，也是一種期待。《寫字》與《found》可相互解讀、相互參照。他說，旅英的時候寫字有不同的味道，瀟灑、俐落，歸因於年輕、單純、專注的學生生活，可愛的城市與藝術環境，以及在他鄉對詩與字的思念；而那個時期也是拍照頗多，「那是段心比較放開的日子，好像終於找到一個心可以得滋潤、各方可以舒展的土地！」也激起了一份好奇、探索的心。旅行是對現實的逃離，異鄉是否也是心情的僻靜處所！「離開了熟悉、甚至忙碌繁瑣的日常生活與空間，投入異域的新鮮，心與感覺放開了，創作的脾胃也就開了。」在繁忙的教學與研究生生活中，寫字也是一種旅行，一種隱微的心情旅行。旅英時的字有不同的味道，而書法中詩意的滋潤，是否讓相機的鏡頭更通澈？

《found》似乎給了答案。

行草是吳玉成生命調性的顯現。行草破除楷書的結體規範，也不若狂草的狂放多變，吳玉成的筆鋒就在一個相對寬泛的矩度中揮灑，卻也情性俱現；他在鏡頭中建構影像，他的機框上似乎有格線，景物通常不逸出格線的約限，卻也視野開闊，隨遇而成色。兩本集子在更高的層面上是連通的，視點與詩意都是一致的。《寫字》中，筆意大多是舒暢溫潤的，但也出現枯筆澀擦的荒涼感；《found》中，有許多雅致潔淨的市街景物，但也穿插駁雜紛亂的都市容顏。

仔細閱讀這兩本集子，是讀字、讀詩，讀都市、讀建築，讀一種詩意、讀一種心境；也似乎在閱讀一個人，閱讀一個人的生命調性。 

